

花城文库

见闻杂记

茅盾



花城出版社

花城文库

见闻杂记 (全本)

茅盾



花城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广州

见闻杂记

茅盾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75印张 4插页 75,000字

1934年2月第1版 193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2,570册

书号 10261·413 精装定价 1.35 元

内 容 简 介

作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作者辗转于内地和香港之间，怀着激愤的心情，写下了一系列的散文。后来，当这些散文辑录成书时，竟被国民党检查官横加斧削。解放后，由于原版失落，作者的散文集还是以那个残缺不全的版本为依据。这是作者一直引以为憾的事情。直到最近，我们终于发现了这些散文的最初版本，这无论对于学术界还是文艺界来说，都具有极高的价值。现在，我们不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且，对旧版的一些误排之处，也都一一改正过来。

本书收录散文二十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揭露了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现实，并且还介绍了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文笔风趣，内容隽永，足见作者独特的艺术风格。



茅盾

目 次

弁言	1
兰州杂碎	4
风雪华家岭	11
白杨礼赞	18
西京插曲	21
市场	33
“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	37
“拉拉车”	41
秦岭之夜	45
某镇	49
“天府之国”的意义	53
成都——“民族形式”的大都会	56

“雾重庆”拾零·····	61
最漂亮的生意·····	71
司机生活的片断·····	74
“如何优待征属”？·····	81
贵阳巡礼·····	85
旅店小景·····	90
海防风景·····	97
太平凡的故事·····	102
新疆风土杂忆·····	113
后记·····	139
编后记·····姜德明	148

弁 言

这不是什么游记。游记之类，现在也颇难着笔，而且——也不便多写。例如某先生，风流自赏，快镜一具，常不离手，战争的烽火，把他从东南沿海卷到西北西雨，饱看了山川的壮丽，乃浩然有感于“地大物博”之真实意义，并进而自认：“忝为这样地大物博的国家的主人，是应该自傲的”。于是择风景美妙之处，辄复留影，意将归贻细君，夸示稚子，并无其他作用，上帝可以担保。然而，可就来了麻烦。“胜利年”之谷旦，在某省某县某检查站，此风景小照一束为检查员所见，认为有关国防，且达到“摄影者形迹可疑”之结论，几乎要连片带人，予以扣押；幸而某先生尚怀藏硬朗之身份证及某权要之“手谕”，始乃化凶为吉，人身无恙，照片扣留待

检。时值“非常”，检查员之严格，宁为可佩；然而，风景之区固未必即为国防攸关，二寸之画面，究何所有，似亦可一目了然。而尤令人不胜呜呼者则某先生之所摄，实在毫无新奇，盖皆十余年前，东西洋画报上曾经大登特登的“风景”，而旧报且又为花生米之包纸，到处乱飞者也。

上面这件事，非我目睹，然而我信其为千真万确。夫风景“写真”，既能招致无谓之麻烦，则“游记”之类，自亦同科。为什么？因为难免要叙述点儿“自某处至某处，若干公里”，或者甚至于记到“路平”或“道险”——那不是太国防那个么？因此，我不打算写游记。

这不是游记，已经不用再“讨论”了；然则到底是什么呢？说来很简单，就是七零八落的杂记。也许描几笔花草鸟兽，也许画个把人脸，也许讲点不登大雅之堂的“人事”，讲点人们如何“穿”，如何“吃”，又如何发昏做梦，或者，如何傻头傻脑卖力气，——总之，好比是制片厂剪下扔掉的废片，有的一二尺，有的七八尺，没头没脑，毫无联贯，这里几棵树半个窗洞，那边一个人头，或半身，或一条腿，只有太天真的孩子才会当一件事去赏鉴猜详。

因此，作者的我，未便在此自吹这些七零八落的记述，是什么“观察”，或什么“印象”，老实一句话，只是

所见所闻的流水账；不过我自信，闻时既未重听，见时也没有戴眼镜，形诸笔墨，意在存真，故曰《见闻杂记》。

〔编者注〕 本文《见闻杂记》单行本未收。文末最后一句《见闻杂记》原为《如是我见我闻》。

兰州杂碎

南方人一到兰州，这才觉得生活的味儿大不相同。

一九三九年的正月，兰州还没有遭过轰炸，唯一漂亮的旅馆是中国旅行社办的“兰州招待所”。三星期之内，“招待所”的大厅内，有过七八次的大宴会，做过五次的喜事，其中最热闹的一次喜事，还把“招待所”的空客房全部租下。新郎是一个空军将士，据说是请准了三天假来办这场喜事，假期一满，就要出发，于是“招待所”的一间最大的客房，就权充作三天的洞房。

“招待所”是旧式房屋，可是有新式门窗，绿油的窗，红油的柱子，真辉煌！有一口自流井，抽水筒成天ka-ta-ka-ta地叫着。

在上海受过训练的南方籍茶房，给旅客端进了洗脸

水和茶水来了；嘿，清的倒是洗脸的，浑的倒是喝的么？不错！清的是井水，是苦水，别说喝，光是洗脸也叫你的皮肤涩巴巴地难受；不用肥皂倒还好，一用了肥皂，你脸上的尘土就腻住了毛孔，越发弄不下。这是含有多量碱质的苦水，虽清，却不中使。

浑的却是河水。那是甜水。一玻璃杯的水，回头沉淀下来，倒有小半杯的泥浆，然而这是“甜”水，这是花五毛钱一担从城外黄河里挑来的。

不过苦水也还是水。甘肃省有许多地方，据说，连苦水也是宝贝，一个人独用一盆洗脸水，那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奢侈！吃完了面条，伸出舌头来舐干那碗上的浓厚的浆汁算是懂得礼节。用水洗碗——这是从来没有的。老百姓生平只洗两次身：出世一次，去世一次。呜呼，生在水乡的人们哪里想得到水竟是这样宝贵？正如不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之可贵。

然而在洪荒之世，甘肃省大部分恐怕还是一个内海呢！今之高原，昔为海底。单看兰州附近一带山壁的断面，象夹肉面包似的一层夹着一层的，隐约还见有贝壳的残余。但也许是古代河床的遗迹，因为黄河就在兰州身边过去。

正当腊月，黄河有半边是冻结的，人，牲畜，车子，在覆盖着一层薄雪的冰上走。但那半边，滔滔滚滚

的急流，从不知何处的远远的上游，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冰块，作雷鸣而去，日夜不休。冰块都戴着雪帽，浩浩荡荡下来，经过黄河铁桥时互相碰击，也碰着桥础，于是隆隆之中杂以訇豁的尖音。这里的河面不算仄，十丈宽是有的，站在铁桥上遥望上游，冰块拥挤而来，那上面的积雪反映日光，耀眩夺目，实在奇伟。但可惜，黄河铁桥上是不许站立的，因为是“非常时期”，因为黄河铁桥是有关国防的。

兰州城外的河水就是那样湍急，所以没有鱼。不过，在冬天兰州人也可以吃到鱼，那是青海湟水的产物，冰冻如石。三九年的正月，兰州的生活程度在全国说来，算是高的，这样的“湟鱼”，较大者约三块钱一尾。

三九年三月以前，兰州虽常有警报，却未被炸，兰州城不大，城内防空洞不多，城垣下则所在有之。但入口奇窄而向下，俯瞰宛如鼠穴。警报来时，居民大都跑避城外；城外群山环绕，但皆童山，人们坐山坡下，蚂蚁似的一堆一堆，老远就看见。旧历除夕前一日，城外飞机场被炸，投弹百余，但据说仅死一狗。这是兰州的“处女炸”。越三日，是为旧历新年初二，日机又来“拜年”，这回在城内投弹了，可是空战结果，被我方击落七架（或云九架），这是“新年的礼物”。从此以后，老羞成

怒的滥炸便开始了，几乎每一条街，每一条巷，都中过炸弹。四〇年春季的一个旅客，在浮土寸许厚、软如地毯的兰州城内关外走一趟，便往往看见有许多房子，大门还好好的，从门隙窥视，内部却是一片瓦砾。

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兰州就此荒凉了。依着“中国人自有办法”的规律，四〇年春季的兰州比一年前更加“繁荣”，更加飘飘然。不说俏皮话，经过多次滥炸后的兰州，确有了若干“建设”：物证就是有几条烂马路是放宽了，铺平了，路两旁排列着簇新的平房，等候商人们去繁荣市面；而尤其令人感谢的，电灯也居然象“电”灯了。

但所谓“繁荣”，却也有它的另一方面。比方说，三九年的春天，要买一块肥皂，一条毛巾，或者其他的化妆品，当然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可是货色之缺乏，却也显而易见。至于其他“洋货”，凡是带点奢侈性的，只有几家“百货店”方有存储，而且你要是嫌他们“货色不齐全”时，店员就宣告道：“再也没有了。这还是从前进来的货呢，新货不来了！”但是隔了一年功夫，景象完全不同，新开张的洋货铺子三三两两地在从前没有此类店铺的马路上出现了，新奇的美术字的招牌异常触目，货物的陈列式样也宛然是“上海气派”；陌生牌子的化妆品，人造丝袜，棉毛衫裤，吊袜带，手帕，小镜子，西装领带，

应有尽有，非常充足。特别是玻璃杯，一年以前几乎少见的，这时也每家杂货铺里都有了。而且还有步哨似的地摊，则洋货之中，间或也有些土货。手电筒和劣质的自来水笔，自动铅笔，在地摊上也常常看到。战争和封锁，并没有影响到西北大后方兰州的洋货商——不，他们的货物的来源，倒是愈“战”愈畅旺了！何以故？因为“中国人自有办法”。

为了谋战时的自给，中国早就有了“工合”运动。“工合”在西北大概颇组织了些手工业。但是今天充斥了西北大小城市（不但是兰州）里的工业品，有多少是“工合”的出品呢？真是天晓得。大多数商人不知道有所谓“工合”，你如果问他们货从哪里来的，他们毫不犹豫地答着：“天津”或“上海”。这意思就是：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还有中国人办的工厂，所以这些工业品也就是中国货了。偶尔也有一二非常干练的老板，则在上上下下打量你一番之后，便幽默地笑道：“咱们是批来的，人家说什么，咱们信什么；反正是那么一回事，非常时期吗，可不是？”

一个在特种机关里混事的小家伙发牢骚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组织，有包运的，也有包销的。值一块钱的东西，脱出手去便成为十块二十块，真是国难财！然而，这是一种特权，差不多的人，休想染指。有些不知死活

的老百姓，穷昏了，居然也走这一道，肩挑背驮的，老鼠似的抄小路硬走个十站八站路，居然也会弄进些来；可是，沿途碰到零星的队伍，哪一处能够白放过，总得点缀点缀。要是最后一关碰到正主儿的检查，那就完了蛋，货充公，人也押起来。前些时，查出一个巧法儿：女人们把洋布缠在身上，装作大肚子混进来。现在凡是大肚子女人，都要脱光了检验……嘿，你这该明白了罢，为什么查私货越严，市面的某些货就越加多起来，——一句话，一方面是大量的化公为私，又一方面则是涓滴归‘公’呵！”

这问题，决非限于一隅，是有全国性的，不过，据说也划有势力范围，各守防地。不相侵犯，这也属于所谓“中国人自有办法”。

地大物博的中国，理应事事不会没有“办法”，而且打仗亦既三年多，有些事也应早有点“办法”。西北一带的根本问题是“水”。有一位水利专家指点那些秃顶的黄土山说：“土质并不坏，只要有水！”又有一位农业家看中了兰州的水果，幻想着如何装罐头输出。皋兰县是出产好水果的，有名的“醉瓜”，甜而多汁，入口即化，又带着香蕉味一般的酒香。这种醉瓜，不知到底是哈密瓜的变种呢，或由它一变而为哈密瓜，但总之，并不比哈密瓜差。苹果，沙果，梨子，也都不坏。皋兰县是有发展果

园的前途的。不过，在此“非常时期”，大事正多，自然谈不到。

〔编者注〕 本文被国民党的检查官删去近三百字。